

<<西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潮>>

13位ISBN编号：9787530952009

10位ISBN编号：7530952005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天津教育出版社

作者：蒋梦麟

页数：25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

这里面所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这本书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奇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生命中经过。

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中的磨合，都集中在这个风云际会。

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

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从了解。

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了解这种意义，才能认识蒋梦麟先生这本书所蕴藏的价值。

他生长在这极不平凡时代已经过了七十年。

他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学府，从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多年生活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面，更不断生活在中国人群尤其是和知识青年群众里面，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同时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沧海桑田的世局。

经过了七十年华，正是他智慧结晶的时候，到此时而写出他富有哲学内涵和人生风趣的回忆，其所反映的绝不是他的一生，而是他一生所经验的时代。

《西潮》这本书里每一片段都含有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

古人所谓“小中见大”正可于此中求出。

其将东西文化相提并论之处，尤其可以发人深省。

著者好举平凡的故事，问杂以微妙而不伤人的讽刺，真使我们感觉到一股敦厚醇朴的风味。

这种风味在当今是不容易尝到的。

至于其中的妙语妙喻，不断的流露，正像珍珠泉中的泉水，有如粒粒的明珠，连串的喷了上来。

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孟邻先生做人处世的态度。

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

我何敢序孟邻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荆公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作和生平。

诗云：“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 罗家伦 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西潮>>

内容概要

《西潮》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
这里面所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西潮》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
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奇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生命中经过。
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中的磨合，都集中在这个风云际会。
我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
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作者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又号孟邻。
浙江余姚人。
著名教育家。
其人其事：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
归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
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后就职于北京大学，掌校长长达17年。
1950年到台湾，后病逝于台湾。
主要著作：《西潮》《新潮》《孟邻文存》等。

书籍目录

序言（罗家伦）前言：边城昆明第一部 满清末年第一章 西风东渐第二章 乡村生活第三章 童年教育第四章 家庭影响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第六章 继续就学第七章 参加郡试第八章 西化运动第二部 留美时期第九章 负笈西行第十章 美国华埠第十一章 纽约生活第三部 民国初年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第四部 国家统一第十七章 宪政的试验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第五部 中国生活面面观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第二十二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第二十四章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第六部 抗战时期第二十五章 东北与朝鲜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第二十九章 日军入侵前夕之越南与缅甸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第三十一章 战时之昆明第七部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第三十三章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乡村生活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

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

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

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

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

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

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

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

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给法国。

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

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桔子，桔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桔子内部侵蚀了。

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

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事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

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

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

大约在我出生的三十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

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

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

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

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了人肉的缘故。

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

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

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

老长毛点头称许他。

他抖了。

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成丰。

”“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

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

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

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

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地保守、原始、宁静。

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朗诵，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西潮>>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道的中华帝国。

(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

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成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

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

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

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

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

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

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

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

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份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

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

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五十年。

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

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

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旱道或河汉相通。

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小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

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新生地。

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岷。

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

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

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

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

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合，人称之为四勿先生。

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

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山区。

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

<<西潮>>

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姓的始祖是三千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

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

他在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蒋为氏了。

蒋是茭自古名。

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

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

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

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第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

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纪录可考。

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

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

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七世。

蒋姓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

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

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

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

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

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

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

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

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

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

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

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一九一一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两百五十年之久。

我们村上只有六十来户人家，人口约三百人，是个很小的村庄。

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

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

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

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

河中盛产鱼、虾、鳊、鳊、龟、鳖。

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

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

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

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

他们安定地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

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西潮>>

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民丰衣足食。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里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

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

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

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身上。

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是何等的达观！

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

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更高的福祿。

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

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

编辑推荐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
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
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
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
道德家和计价的负责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负责则是控制自然。
一生做事，全凭“三子”：以也已 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我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
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